

# 兒健血錢



行印店書方南海巨

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出版

全書四冊 價洋四元

長篇武俠小說

# 鐵血健兒

版權所有，不准翻印

著作著	淮東	何一峯
繪圖者	慈谿	章育青
出版者	上海	南方書店
發行者	上海	南方書店
印刷者	上海	南方書店
經售者	全國	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

四馬路  
中市

南方書店

# 鐵血健兒

准東何一峯著

## 第三十九回

劍光驚一瞥石破金開 戰血沃九江雲翻雨覆

話說聞芸姑聽說宋大來有這們了不得的本領。心裏又是豔羨。又是驚異。本來自家對於嫁人的這個題目。滿心想嫁一個讀書的君子。再則必須由自己揀中的英雄之士。若嫁得個薄倖王郎。紈袴子弟。甯可做一輩子老處女。立誓不肯隨波逐流。如世俗所謂嫁雞屬雞。嫁狗隨狗。把自己的清白身體。輕易給人躑躅一場。便算訂下了白首鴛鴦。却辜負香衾。消磨那多愁多病的歲月。亦復有何趣味。于今據我父親說來。那姓宋的雖未曾與自己會過一次。總之他是一個仁勇兼全的亂世英雄。那怕他醜得同戲台上大花臉一般。自己心裏



是情願嫁他的。惟恐他不答應。想著不由粉臉上輝紅了一陣。待要訊問自己的父親。究竟這姓宋的有多大年紀。他可曾留下表記來沒有。畢竟這些話對自己的父親說來。終覺有些羞人搭搭。想來想去。還是不說的好。但不探問個明白。好像這顆心又沒有放處。聞芸姑雖不好意思將這話向他父親問明。却在背地裏私問他姐姐巧姑。那巧姑便笑着回道。別要說了。你將來嫁了這個姓宋的。那一嘴紅鬍子。才刺破你的小吻哩。芸姑扭頭道。人家同姐姐談正經。倒惹得你說出這樣的胡話來了。巧姑笑道。依得你的心願就得了。難道你這次有了什麼變卦麼。芸姑聽罷。便不再問下去。且說宋大來那年離了句容。對於聞家的婚姻問題。已經面許過了。但因芸姑是個初成年的女子。預備再遲後三年五載。方可實行將他娶進門來。嗣後在鐵血黨裏充當偵探。每因國仇事重。却把這兒女的私情。也就暫行攔住。那天在天長縣鄉下一家酒店裏。遇




見一人。那人見是宋大來到來。連忙將他攔腰抱往問道。宋大哥。你是在那裏來的。可把兄弟要想煞了。難得在這裏相聚。且請和兄弟拚個三杯。還有一件要緊的事。要仰仗哥的鼎力……宋大來仔細向這人打量一番。兀的拍着屁股。嚷道。你不是滕海鵬。滕老哥嗎。記得我們在光澤會過一次。我們都是義氣的朋友。老哥有甚緊要的事。要兄弟幫忙。兄弟沒有不答應的。但老哥就請把這事對兄弟說出來。不說出來。兄弟就吃不下酒去。海鵬俯著他耳朵說道。借一步說話。大來會意。隨着海鵬走到店後一座槐樹底下。另有兩個少年的武士。跟後也隨著一同前來。海鵬指着那兩個人說道。這位是伍德伍大哥。這位是阜甯蘇大錯。都是兄弟的要好朋友。這伍大哥的妹子伍愛珠。便嫁給這個蘇老弟。原是蘇老弟和愛珠成婚的那天晚上。新娘忽然不見。伍大哥便想起以前有個劍鋒山觀音寺住持尼姑真如。曾逼勒愛珠妹妹薙髮出家。又用妖






法恫嚇愛珠。却被愛珠破了他的妖法。這回愛珠忽然形踪不見。便猜着是真如。這機會。將愛珠用妖法攝去。大家都將信將疑。分頭尋我。他們郎舅倆便到劍鋒山去。却窺破那真如的祕密。却是一個淫毒不堪的妖僧。他那三寸金蓮。原是安的一對銅腳。……這觀音寺裏少年尼姑。完全做了真如淫慾的器具。外人却上不得了。他們兩個在那裏藏身窺探的時候。却見真如同一個和尚說話。這和尚却是開明寺的方丈德省。所談的話。大半皆是嫖經賭譜。沒有一句正經。及至兩個賊禿都登牀就寢。各脫得一絲不掛。說也奇怪。那德省却是一個尼姑。……豈但德省是個尼姑。據他們情話時無話不談。那開明寺的一衆僧侶。却有好幾個尼姑在內。那真如淫慾的功夫了得。當和那真如宣戰已畢。復又換上十來個青年的尼姑。輪流交媾。說是換新鮮。結他們的佛緣。直鬧了兩個時辰。那德省復和真如穿衣下床。開懷暢飲。並坐在一條檯上。口



對口的灌酒。這時候方聽德省向真如笑道。伍愛珠那個賤骨頭。于今是怎麼樣了。依我的意思。還是殺了的好。真如搖頭道。這個是不能的。殺了他再找不出像他這般的美人兒來。像我這裏的少年尼姑。誰不想沾一沾我的福氣。偏是那副賤骨頭。要賴在那石牢之內。活活的叫皮肉吃苦。如今還擲在那神仙橈上。咬着牙關裝好漢哩。……德省道。依我的意思。他既不肯順從你。也是無益。不若收他送進太子府中。進獻皇上。好在太子和我十分投契。貪圖我一塊佛菩薩的招牌。我們若將這丫頭送進了太子府去。我就可以博得個國師的徽號。德省方說到這裏。忽然有兩個賊禿前來叫道。老師傅。不不好了。伍愛珠已逃出石牢去了。……伍大哥郎舅兩個。正伏在一株白菓樹下。聽說愛珠已出石牢。這一喜非同小可。兩人同時看見當頭頂上一道電光閃了過去。不由各展動飛行的功夫。向那電光的所在逐去。一會兒已到了。可不是愛珠是

誰愛珠見是他們郎舅到了。看後面並無有什麼利尙尼姑追來。便落下一個郊野的所在。把自己出險的事約略說來。原是那夜愛珠看蘇老弟喝醉了酒。兀自坐在床沿。忽然覺得頭腦暈眩了一陣。兩眼更像被什麼東西蒙着的一般。身不由主的恍恍惚惚。已到了一個所在。才覺渾身被鐵索綁着的一般。好一會才有一個年青的尼姑到來。用藥汁在愛珠面上一洒。愛珠醒來睜眼看。却見自家押在一個石牢裏。身上用三道鐵索綁起。那尼姑軟勸硬說。勸愛珠不要把貞節的一關把緊。愛珠總是罵不絕口。曾被真如用法術勒逼幾次。終不會吃那賊禿的欺騙。但因一個人身上加了三道鐵索。又押在天造地設四路無門的石牢裏。若是常人。如何有解脫的希望。然愛珠的劍功也甚了得。他明知這裏的惡僧淫尼。邪術厲害。一時不肯輕易逃脫。怕吃人知覺。這夜忽然監守的人離開了石牢。愛珠便打定主意。從口中吐出一道劍光。却運足






內部的元氣。那劍光在他身上打一個轉。一道一道的鉄索。傾刻解散開來。身上却沒有一些傷損。接連又運足了劍功。那劍光向壁上射去。便聽得噹啞作响。那石壁却被劍光穿成了個窟窿。卽見外面的星光。從窟窿裏穿進來。愛珠大喜。將身子扁過來。穿出石牢外面。已現出一條生路。就此便凌空而去。下面值夜的尼姑。看見劍光。還在那裏吶喊。愛珠却就此出了石牢。想不到在那個郊野的所在。正同他們郎舅談話的時候。他們郎舅都覺頭腦暈眩了一陣。再看愛球却又倏然不知去向。復轉到劍鋒山去。探問愛珠的消息。毋如那裏防備得甚是嚴緊。去了三次。却探不出個所以然來。他們也就無法可想。回來尋我們大家商量。却好在各處尋到我們。大家都拚着性命。要去救出愛珠。約在這酒店裏聚齊。難得老哥到來。就得請老哥今夜一行。老哥其母辭。海鵬說到這裏。忽然樹陰那邊走出一個老翁。向他們喝道。你們真好胆量。這也難怪。你

們都是後起的英雄。那裏把這兩個烏寺的和尙尼姑。看在眼裏。你們打算去救出愛珠。却不問一問那淫僧是怎樣的來頭。這還了得……海鵬四人見老翁突如其來。又聽他這一派話。聲音更似銅鐘一般。各自向他打量一遍。看他鶴髮童顏。岸然道貌。一望便知他是個不羣的人物。不由各自翻倒虎軀。向那老翁納頭便拜。請問那老翁的尊姓大名。究竟那劍鋒山的和尙是什麼路數。老翁便哈哈笑道。你們年紀都輕得很。不認得我三十年以來躲在家裏不問事的老頭子。我的姓名說出來。大略你們都還曉得我姓衛。名紹祖。知道那淫僧的本領有限。但他的法術却十分厲害。你道他是什麼路數哩。他們都是峨眉山玄化真人的門下。那玄化真人。說來也是一個正經人物。不過脾氣是怪得很。兩個眼珠太不識人。所收的徒弟。其中也就良莠不齊。這淫僧淫尼却是玄化真人的兩個叛徒。他們的邪術。不假借符咒的功用。意之所到。形必隨



之。要怎麼樣。就怎麼樣。你們的本領。本可以處置他的死命。惟有他的邪術。厲害的了不得。你們祇須身邊各佩着玄化真人。在此的硃書篆文。那邪術就不奈何你們了。不過想借此在明地裏和他鬥鬥。要殺了他們。替人民除害。我怕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……說畢。海鵬四人方要再問下去。那衛紹祖却倏然不知去向了。四人都詫異不小。他們本來都知道衛紹祖的大名。因為三十年以前。衛紹祖曾在江西起義謀逆。很殺了無數的官兵。看官要問是怎樣殺了無數的官兵哩。衛紹祖這個人物。在第二十八回書中。已經出場。但他手下的黨羽。大半都深通國仇的主義。所以衛紹祖能夠在三十年前。做出那大逆不道的事體出來。那時九江的提督。喚做薩勇。是鑲黃旗人。旗人掌大權的。用不着有怎樣的能耐。祇要他的官運亨通。那怕文不能識之無武不能執刀槍。好在公事有屬員辦理。打仗有部下爭先。做長官的。不過是坐大轎。騎高馬。文的



剝皮吸膏。武的當兵吃餉。終日和附在身上的。一般寄生蟲。飲食宴樂。吆五喝六。會結鄉紳。夜間陪着他們心愛的姨太太。辦几回交涉。他們這一天的公事。也就完全交過排場。那裏打算一個下流人物衛紹祖。居然胸懷大志。以俠士資格。會有國仇的思想。竟敢背反朝廷。勾結叛黨。爲隆治時代的祕密的運動家。竟會在廬山發難。一封宣戰書。下到九江。嚇的薩勇心驚夢怕。一面詳文告急督署。一面和九江道尹吳其德商量。一時沒有辦法。把各城門都關得緊緊的。毋如衛紹祖領著手下的一班熱血英雄。每日到城下搗戰。薩勇差人探得衛紹祖的軍隊。尙未成形。軍械不全。旌旗不壯。不免又轉存着輕視的心腸。那衛紹祖因連日間搗戰。沒有效用。城門又一時攻打不下。下令退回三十里下寨。薩勇見衛紹祖已經退兵。疑惑衛紹祖的糧餉不繼。早點起部下的人馬。殺出城門。不料中了衛紹祖的誘兵之計。那衛紹祖的兵勇。何嘗退回三十里下



寨官兵在半路間見衛紹祖的伏兵齊起。如餓虎撲羊般。殺得官兵丟盔卸甲。死者不計其數。薩勇當見伏兵夾攻的時候。正擬引兵退回城內。那裏還來得及呢。前面却有一彪的軍馬。攔住去路。嚇得薩勇氣阻神喪。正在危難的時候。忽見後面的飛塵大起。薩勇這一驚更是不小。却見逆兵紛紛亂竄。四散奔逃。原是督署發下大隊的人馬前來。解九江之圍。却在逆兵的背後抄殺一陣。將薩勇救出重圍。衛紹祖手下的一般健士。死者甚多。始知清廷勢大。原不可行。險僥倖以圖恢復萬一。遂領著一般敗兵殘將。逃到別省。匿跡銷聲。另作計較。便了。再說薩勇被省垣大隊的人馬救回。四路遣兵巡哨。還怕衛紹祖再來背城一戰。及至日久無事。遂至省垣面謁總督。那時正是粉飾太平。國運正隆之際。總督不便把衛紹祖謀逆的情形。奏聞朝廷。一則觸了皇上的忌諱。再則把案子弄大了。這衛紹祖却不易捉拿。怕部裏責成他。決將衛叛拿辦正法。要惹




得許多的麻煩。祇得敷衍其事。奏說九江發生土匪。現已勦除。所以清史略而不詳。苟非街談巷語。傳說當日的故事。後人固不知有這們一件事。還不知有衛紹祖這一個人。欲知後事。且闕下文。



## 第四十回

慘霧連天風雲大變化 穢塵滾地時勢造英雄

話說衛紹祖那時祇能諳習馬上馬下的功夫。不懂得什麼叫做劍術。祇仗着一時的血氣之勇。不明白什麼叫做戰略。這回失敗以後。經一回挫折。便長一回見識。從此藏形滅迹。不露鋒銜。又得名師的指授。學成了劍術。才知清廷的氣數未終。時機未熟。如何可以逆天行事。嗣後又到處游覽江湖的名勝。來如狡兔。去若遊龍。他的形踪。有非尋常人所能捉摸。于今宋大來。滕海鵬。伍德蘇。大錯四位英雄。談說衛紹祖當年的故事。因衛紹祖是個異人。相信他的話是不會錯的。三人轉到酒店。不一會。滕海鵬所約的一衆英雄。已先後到這酒店裏聚齊。當由海鵬對一衆英雄。和大來一一介紹已畢。那般英雄。是合肥孫澤馬。當張鼎。這酒店裏的主人吳焯。新華黃士龍。新會秋平。中山徐燮。萍鄉傅猛。



傅勇傳一鳴。鳳凰甯煥南。甯煥中甯煥東甯煥章。及宋大來膝海鵬伍德蘇大錯四人。共是一十七位英雄。當日便依著衛紹祖的辦法。用硃筆寫成玄化真人。在此七字。這七字寫在白綾上面。各人佩掛身邊。夜間用了酒飯。已是一更時候。遂一齊向劍鋒山飛來。適值開明寺的僧侶。因德省在前日被一個路過的人殺了。一時紛紛的嚎喪起來。宋大來怕吃開明寺的和尚驚覺了。遂吶一聲哨。衆英雄都輕輕飛落平地。因在開明寺上風。放起一把火來。嚇的開明寺的僧侶。忙運用反風滅火的妖法。那裏還有半點功用哩。大家祇好借着火遁。逃之夭夭。這觀音寺距離開明寺祇有一箭多路。真如正拉着一個尼姑。在雲床上結歡喜緣。恰聽得開明寺裏失火。便撇下那個尼姑。領著寺裏的衆尼。出了山門。恰遇衆英雄殺來。真如並不害怕。心裏不知是作何計較。忽然半空中佈滿了愁雲慘霧。像似要落雨的一般。衆英雄被雲霧罩定了目光。對面看不



見人彷彿都覺有兩三點雨。落在他們的頭頂上。不意各人的腦間。都覺得有些跳動。再有天空間的愁雲慘霧銷滅無痕。片雲頭上黑。却括起一陣的狂風。風聲過去。轉現出一天的星斗。却見真如和一百多個尼姑。同時都不見踪跡了。衆英雄當中有幾個曾看見真如等都從山下飛去。因一時辯不清方向。真如等飛的又快。所以沒有追趕。衆英雄走進了山門。果然裏面不見一個尼姑。曾變成了一座空寺。伍德蘇大錯郎舅兩人。第一先放不下一個伍愛珠。和衆英雄在寺中尋覓一會。並沒有尋到。伍德忽然看見後面院落裏有一羣山羊。在那裏嗷嗷的叫。那一羣山羊見了伍德。哀鳴不已。一個個都是搖尾乞憐的樣子。伍德忽想起那時山羊變人的一回事。忙從香積廚裏取水給山羊一飲。畢那一羣山羊。一個個却又變成粉白黛綠的女子。這時衆英雄都已前來。衆女子當中。有一個向他們說道。我們都是山下的良家婦女。被這寺裏的